

抑郁了， 想去死

范青 / 著
FAN QING
WORKS

捐款，还是被捐款？
抑郁，还是被抑郁？
一名捐掉所有家产而后意外死亡的父亲，
一个花钱如流水而突然失去一切的女儿，
一家以救助弱小为己任的福利院，
……
一切仿佛都隐藏得很好，
但，再隐蔽的罪恶，
也逃不过
刑警郭小峰的双眼！

depressed

heart

desire

to

die

抑郁了，想去死一死

范青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抑郁了,想去死一死/范青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133-1140-3

I. ①抑…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0230 号



抑郁了,想去死一死

范青 著

责任编辑:姜晓倩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九 一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56千字

版 次:2013年5月第一版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140-3

定 价:2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狼来了”吗

——原名《隐形谋杀》

1

尽管是在欢笑中齐心出的门，但随即还是发生了两次小小的分歧。第一次是因为爱梅说既然一辆车坐得下，为了低碳环保，就不要分两辆车的建议，使几乎要分开的人又聚到了一处。接着，大家刚走到车旁，郭小峰则又说其实四周都是饭店，随便选一个就行，何必要动车？现在又是开车超堵，停车超麻烦的饭点儿，不如低碳到家，索性步行算啦。又使这几个人第二次改变行程从地下折了回来。

接下来的争议则来自郭小峰和王老板，郭小峰提议随便找个环境好些的卖清粥小菜的店算啦，而王老板则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说什么呢？想着家常菜就健康？胡扯！忘了爱梅刚才的段子啦？呵！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农药蔬菜、石蜡翻新陈米，还什么避孕药鱼……啧、啧、啧，听起来就恶心，还敢去小饭店？”

“大饭店能自己种菜养猪？”郭小峰笑着反驳。

“但总归好点儿，不能糟心玩意儿一样不缺！”王老板坚持说，“至

少米也许好点儿？还有，该不再用地沟油了吧？而且正常该用香油用香油，用洋葱油就现炸洋葱，不会用什么什么该死的香油精、洋葱油精吧？那价格超便宜的小饭店，为了节约成本，你说能用好原料？我看连好点儿的瘦肉精猪肉都不舍得，还得从这瘦肉精肉里再选出最糟烂的部分糊弄你，还有嫩肉粉的是不是？”

咂了一下嘴，郭小峰不得不承认地点头道：“倒也是，那就……”

他想说那就选个差不多的中档饭店吧，但没有“那就”下去，因为王老板已经站到了一家灯火辉煌的、号称卖“燕鲍翅”的大酒楼前，并且不由分说地拉着爱梅进去了。

接下来争议便消失了，因为面对服务生的目光，所有人都推掉了点菜的权利。

“好吧！”王老板翻着菜单说，“那我拿主意啦，先要四只生蚝、一个中式芥末三文鱼，再要个下饭的，嗯……一个腊味合蒸金瓜煲、蚝油生菜、串烧海鲜，再要——”

“够了够了，”郭小峰连忙打断，“够四个人吃行啦，别浪费。”

“是呀，王伯伯，够吃就行，因为浪费很不环保啊。”说着，爱梅又看着服务生问，“我们四个人要这些菜多吗？要是多了就再去掉一个吧。”

“哦——”服务生立刻支吾起来，“好像也差不多。”

“是差不多，”王老板连忙摆手替服务生解释，“这里菜量小着呢。好吧，听我们新生代的，菜先这样，不够再要，再要几个汤品就算啦。哦……都说燕窝对女人最好，那要一个燕窝椰子炖、一个洋参雪耳炖燕窝。”

一直乖乖坐着的爱梅，突然迟疑地张了张嘴，看了看正低头点

菜的王老板，犹豫一下，又闭上了。

“不过我们男人不用吃这个，”王老板继续头也不抬地看着菜单说，“喝什么汤呢，鱼翅？这段儿老吃，哦……对了，小峰，你有什么喜欢的汤品，这里的石窝翅不错，我一直挺喜欢。不过我今天打算换换口味，要个虫草灵菇炖黄鱼。你想要哪个，鱼翅还是我这个？”

“哪个都不要，”郭小峰摇头否定，转而问服务生，“要是你们这儿有干贝，就用干贝跟萝卜煮个汤吧。不要用什么清汤、高汤的，就白水煮，汤里也不要放什么其他辅料，料酒都不要放，就葱、姜、胡椒就够啦。”说完，又对王老板断然说道，“真的不能再要了。”

“好吧。”王老板合上菜单，“就先这样啦。”

“好的，”服务生十分礼貌颌首，然后又问，“还需要什么饮料或者茶吗？”

“就要壶菊花茶足够了。”这一次郭小峰抢先开口，“我不信这饭店的茶有我们自己买的好，想喝好茶到我家就行。你去吧，就这些。”

服务生应声下去啦，王老板则微微责备地看看郭小峰：“你这人，你怎么知道孩子想喝什么？许是孩子想喝饮料呢？”

郭小峰笑着摇摇头道：“什么饮料，刚不还说健康吗，饮料能有水果健康？专家说了，就是鲜榨果汁都不赶水果健康，纤维素太少了。”

“就是就是，而且糖分大，榨成汁又容易不知不觉喝很多。哎呀。”爱梅边为爸爸帮腔，边看了看自己纤细修长的胳膊，然后却仿佛看到什么恐怖情景似的恐惧地说，“很容易发胖的。”

王老板哈哈大笑：“这丫头，瘦得跟麻秆儿似的还怕胖？不过女人都这么奇怪，怎么瘦都嫌不够瘦，不用问，估计梅老师也是怕的。”

云宝——郭小峰的女友，抿嘴一笑。

“不过说到健康，”王老板又自顾说道，摸着自己光光的和尚头，

“倒也有道理。爱梅刚才那段子听着搞笑，跟相声似的。其实实际比这还吓人，什么鸡呀、鸭呀、牛呀、羊呀，哪个不是饲料喂出来的？都不知含多少激素；瓜果梨桃呢，算是健康食品吧，可加上激素、农药、杀虫剂，呵，也不知能剩多少健康；蔬菜呢，那激素、农药、杀虫剂才超量呢！比如黄瓜，现在的黄瓜真叫神，菜农摘了，你买回了家。按说没根没土没营养的，只该越来越蔫，不该越来越大吧？不，等你买回家放着，哪怕放冰箱里，隔一天一看，呵，居然又长大了。尤其那黄瓜头儿，能接着长成一个仙人球，你们说看着吓人不吓人，得抹多少生长激素呀？但你要觉着这害怕吧，得，还有更吓你的！比如你买个西瓜回家，没准儿还能变成个炸弹，‘膨’的一声，吓得你以为出啥事呢，寻思家里也没炸弹呀？结果一瞅，是西瓜炸了！哎呀，真是想着就邪门，摘了秧的西瓜居然还能长炸？”

众人一片大笑。

“唉，你奇怪人家专家不奇怪，说科学进步了，摘了秧一样长，只要你膨大剂抹够！唉——”

王老板又长叹一声说：“爱梅说这是隐形谋杀，那真是一点儿不夸大。净些这玩意儿，那早晚不真的吃死？所以现在我就几乎都不吃四条腿的动物，两条腿的也不吃，顶多吃点儿鱼。当然，鱼也靠不住，避孕药鱼，对吧？尽量选深海的鱼吧，唉，没法子，只能尽量选点健康的東西，以健康的方式吃吧，唉——”

听着这连连的叹息，郭小峰又呵呵笑了起来。

但这一次的笑声却引起了王老板的怀疑：“笑什么？这次听着好像味儿不纯呀！”

“不是不是，”郭小峰连忙摇头，“你说得有道理，大家都差不多，只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又说什么隐形谋杀，让我突然想起一个案子。”

“哦，案子？”王老板来了兴趣，“这么说食品安全还真扯到谋杀啦？”

可这一次，郭小峰只回敬了一个故意勾起听众兴趣的神秘笑容。

果然，爱梅的兴趣也激了起来，她觑着爸爸的神情，猜测道：“不会那么简单，是吗？”

这个追问换回的还是一个暧昧的笑容。

“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爱梅眨着大眼睛，开始催问，“是什么案子呀？是不是很稀罕，爸？”

“嗯，”郭小峰沉吟着终于开口了，“稀罕也算稀罕，但主要是很有意思。”

“那爸爸讲讲，爸爸讲讲，反正菜肯定还要一会儿呢。”

刚说完这话，端菊花茶进来的服务生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饭店都是现做现炖，所以炖品可能要慢一点。”

“是吧，爸，讲讲吧！”

“是呀！讲讲讲讲，”王老板也催促说，“这几次听你讲那些案子，怪有意思的，正好我们都不喝酒，你这就当我们的下菜酒吧！”

“哈哈——”郭小峰突然爆发出一阵寓意不明的大笑。半晌，才又忍住笑慨然允诺。“好，那我就先给你们端上这杯下菜酒，讲讲这个堪称为典型‘隐形谋杀’的隐形谋杀案！”

2

这个案子要从案发的前一年说起。

有一天，局长把我叫了过去，半苦笑着告诉我，有个案子，没报案的案子，必须我出面。因为当事人一定要我去。

我这么一说，估计你们也都猜出来点儿啦，没报案的案子还能点名要我去，而我们局长也不得不敷衍，那这个人就不会是普通的平头百姓。

事实也确实如此，点名的人，我姑且叫他 S 书记吧。这位 S 书记，官儿虽不能算多么大，但位在肥缺，交友广，也算一号人物。

我也微微听说过一些他的情况。

比如说他一直官运亨通。不过早些年还算谨小慎微，这几年大权独揽之后，二度青春大爆发，现在已有一批红颜知己伴随左右。有美女必不可少金钱，因此另一方面就有更多传言。总之，可谓“权、钱、色”一样不缺。

另外，据说 S 书记本人也是因权力而青春，因青春而慷慨，除了面对求他办事儿的人时之外，日常可谓整天笑容满面，慷慨激昂，一副不枉此生的模样。

那么，过得这么春风得意的人点名要我这个刑警去干什么？难道是感到身边有什么谋杀暗害的迹象吗？

说起来这不是不可能，虽然这位 S 书记平日笑容可掬，可他的生活方式确是羡慕一批后进之辈。就像那句网络语令人“羡慕嫉妒恨”了。有权有势财源滚滚又不需要什么独门本事，羡慕之辈中出个把由羡慕到恨，并且恨到起邪心的家伙也不奇怪。

不过对于我的疑问，局长却摇着头告诉我，具体什么事儿他也不知道，但应该不是什么大事，他是实在敷衍不过去，才不得不……总之，因为当事人一定要请我，口口声声说因为相信我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一定不会隐瞒，比较正直，所以……

相信我比较正直？

那就果然是这位 S 书记有什么事啦？我当时想，毕竟贪官真遇事也不找同类。

但我这个初步推断在见到那位 S 书记之后，就立刻被推翻了。

因为 S 书记见到我后，不仅在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都是说些共同熟悉的谁谁谁等跟谋害危险毫无关系的客套话，而且这位 S 书记神情自若轻松，实在不像有事的模样。

恐怕感觉危险的不是这位 S 书记？

但能劳动到 S 书记出马的，大概是和 S 书记关系密切的人吧？

我的新猜测在近两个小时无意义的闲聊之后，总算有了印证。

我们的 S 书记终于把话扯到了与我此行目的有关的内容上。

“唉，是我家那口子……” S 书记满面歉意地对我说，再接下来，

就是礼貌而含糊的讲述。

至此，我终于明白，这个感到被暗害的人，原来不是 S 书记，而是 S 书记的夫人，我就简称 S 夫人吧。

据这位 S 书记介绍，S 夫人近一年来一直嚷嚷身体不舒服，后来又说是感到有人害她，因为她常常在饭后感到不舒服。

不舒服之后就怀疑，怀疑就说，说完就吵，吵完就在家里大闹，而 S 书记是无论怎么解释都不管用，总之，弄得一家人整天鸡犬不宁。

说到这些，一直面容和蔼的 S 书记终于显示出活在苦难中的神情。那样子，我得说，显然真是深受其害啦！

“唉，我现在怀疑……” S 书记最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对我说，“她这里有问题。”

听起来这位 S 书记完全不认为谋害真实存在。

但是，做了多年的刑警，听到“谋害”这类词，还是忍不住警觉。更何况如果事涉谋杀，丈夫，尤其是有很多情人的丈夫的话，是不可信中之尤其不可信！

所以我还是本能地立刻顺着这个话题追问：“啊，有可能，不过您夫人既然一直说饭后不舒服，那就是觉得有人投毒谋害她啦？”

“是，她是这么说的，觉得菜里有东西。”

“那她有没有具体说吃完什么不舒服？”

“没有。”

“从来没有？比如今天我吃了黄瓜不舒服，或者喝了这碗汤后不舒服之类的，总之那种比较具体的形容。”

“这，” S 书记沉吟了一下，“我不记得啦。好像没有。她没有这么说，就说不舒服，怎么都不舒服。”

“哦，那她这样说过几次呢？”

“呵，没十次也有八次吧？最近尤其频繁，几乎一见我就嚷嚷，真是让人活不了啦！”

“想象得到，不过那每次饭菜都一样吗？”

S书记立刻展现出一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模范公仆神情：“哦，这我不知道，我工作很忙，一年也难得在家吃一两顿饭，唉，郭支队想来你也能理解，都是工作压头不由人哪。想在家吃顿饭都是奢侈呀！唉，没法子呀——”

接着，S书记又在工作繁忙的话题上持续了一阵子，然后就在我快不耐烦的时刻，终于扯回了正题：

“所以我也不知道饭菜是不是都是一样，都是过后回家听她说的，不过……”说到这儿，S书记又想了一下，突然给了个明确否定，“我想应该不一样吧？一年节气不一样，哪能都吃一样的饭菜呢？我那位可是很注意保养的人，什么姜要什么时候吃、黄瓜补什么，什么西红柿是男人的宝、西兰花对女人最好，什么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反正一说起来那是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所以饭菜应该是不一样的，至少不都一样。”

我点点头，暗暗记下这个需要弄清楚的疑点，不过显然这位S书记都只是推想，我也没有进一步追问，转而继续问道：“那家里一般几个人吃饭呢？”

“经常是两个。”

“她和孩子？”

“不，我儿子在国外，是她和保姆。”

少了一个比较可靠的人证，我有点儿遗憾。然后继续问：“哦，那保姆有没有说过类似的感觉？”

“没有。”S书记肯定地回答，“每次她嚷嚷完我背后问保姆，保

姆都满脸奇怪，背地还给我说，她咋吃完啥事儿没有呢。我看这话不假，要不那丫头到我们家两年，胖了足有三十多斤，吃得黑黑壮壮的，哪有一点儿难受劲儿？”

听着这不屑的声音，尽管还没有核实，但感觉还是比较可信的。

那问题还会出现在哪儿呢？又想了一下我继续追问：“那保姆和您夫人是一起吃饭吗？”

“嗯，也算不算吧？”

“这怎么讲？”

“一般都是做好饭我们先吃，吃完后保姆再收到厨房自己吃，有时候有些菜可能先吃完，不过……”

“怎么？”

“不过如果单剩我老婆一人的话，应该不会单吃完哪个菜。我刚没说吗，我那口子很讲保养、营养均衡的。一般她头天下的菜单，那第二天她应该每样都吃一些，不会只吃其中一个的。”

说到这儿，S书记突然一笑，又显出一副对我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模样来。

“唉，郭支队，我跟你说实话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也是被吵闹得实在没法子才不得不折腾你来的。没办法，实在是你郭支队‘正直’的名声太响啊，哈哈。我实话说，我百分百相信就是她自己脑子有毛病。我告诉你郭支队，不会有那回事儿，因为有好几次她嚷嚷的时候，是家里好几个人一起吃的饭。哦，过后人家都没事儿，就她觉得有事，难受、不舒服，那不奇怪吗？”

听起来S书记分析得蛮有道理，但一想到自己居然是因为所谓的‘正直’美名而被人找来，虚荣心骤然满足之下，越发觉得为维护自己的声誉也要多尽心啦。因此忍不住坚持追问：“哦，原来是这

样。这么说你们家还常常有亲戚走动？”

“是呀，我弟弟、弟媳，我妹妹、妹夫、他们的小孩儿，还有就是我小舅子和他老婆、孩子，这都是至亲，算一家人。这几家人都常去的，有时还在我家住，也常一起吃饭。”

“哦，那这么说您爱人嚷不舒服的时候，有时是多人同吃。”

“是呀，还不止一次。”

“哦，那每次大家都没感觉？”

“都没有。”S书记再次肯定，不过刚说完，随即又否定了，“哦，不，还有一个。”

不过这后来的声音里透出一丝嘲讽。

“是吗？谁？”

“我小舅子！”S书记延续着刚才突然变化了的嘲讽声调回答，“唯有他，是附和着说也有点难受的。不过，每次都是他姐姐嚷嚷难受之后，他才难受的。”

说实话，问到这儿，尽管S夫人突然有了一个同盟军，但我倒越来越有些相信这位S书记啦，因为如果所言不虚，那似乎确实和什么谋害不相干。

另外，S夫人也实在不像有多少谋害价值的人，除了对S书记。

可尽管传言中这位S书记红颜知己众多，但还没听说有谁已经到了能立刻篡位正官的程度。而且看这位S书记笑容可掬又精明过人的神情，实在不像正为某个女人昏了头的模样。如果这点儿不假，那似乎也确实没什么急切必须的动机啦。

“那……”我终于不得不换个角度问，“对了，既然您爱人感到那么多次不舒服，没有去看过医生吗？”

“看过啊，看过几次，不过好像医生都没看出什么，结果后来她

自己就不去了，只在家嚷嚷，哼！”S书记又不屑地发了个鼻音，然后更加不屑地摇摇头说，“唉，说实话非把你叫来的其实是我小舅子，是他的主意。当然，也可能是我那位。话说起来又长了，不如这样，我现在把他叫来，反正一会儿也要由他领你去见我爱人，让他给你解释吧。”

小舅子？

我想起S书记刚才的介绍，这个人是S夫人的同盟军。而且，作为公而忘私一年在家吃不了两顿饭的S书记，大概也未必有S夫人的弟弟更了解情况。

但在等待的那一刻，我还是陷入了茫然。

显而易见，这位S书记绝不认为他夫人正受什么谋害，也不认为她有什么身体上的病，而是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比如“被迫害妄想狂”之类的。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应该去找医生呀？

因为那一方坚持请我来，是相信我“正直”。如果是这样，无疑是另一方相信有些什么才会如此。

可事实是真有问题，还是确实是当事人精神异常了呢？

如果是前者，那S书记为什么同意找我呢？

并不是我觉得自己水平高，搞鬼的人必定怕我，而是一般人如果真搞鬼，多半是警察都怕，毕竟警察是执法人员，背后又有着强大的技术检测部门，被发现概率高不说，一旦被发现，还不能私了。

但这位S书记不仅找了我，不，不是私下找我，而是通过我们局长的口，等于相当明路，实在是怎么看都透出个不怕查，心底无鬼的样子。

那难道是后者吗？